

● 史海钩沉

## 『破天荒』源自科考

## 『我』最初是一种兵器

明代文学家张岱《夜航船》卷六中专门收录许多有关科考的精彩“段子”，如今读来既“涨知识”，也令人忍俊不禁。

大家耳熟能详的“破天荒”就源自于科考。张岱引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曰：“荆州应试举人，多不成名，为天荒解。（长沙人）刘蛻于大中四年（850年）以荆州解及第，时号为破天荒。”看来，地方“争面子”，古今无分歧。

而张岱引南宋皇族后人赵令畤《侯鯖录》推介的成语“朱衣点头”，又寓意“考官必须公平公正”，此典故说，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知贡举”，批阅考卷时，“常觉一朱衣人在坐后点头，然后其文人格。”起初，欧阳修以为是侍从站在身后，但回头看时，又空无一人。朱衣人头一点，他批阅过的文章就合格；否则，便是残次品。此事传开后，考生们便在暗暗祷告：“唯愿朱衣一点头”。其实，所谓“朱衣人点头”完全是“千古伯乐”欧阳修抵制人情等不正之风的一种有效手段，也使得苏轼、苏辙、曾巩等一批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脱颖而出。

古代科考方式落后、制度不完善，又缺乏有效公众监督和智能监控设备，虽为国家延揽人才，可录取权往往操控在主考官和位高权重者手中。尤其是考前盛行的“通榜”“干谒”之风，使得官宦子弟及善于钻营的考生有了可乘之机，张岱转引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将唐朝两次高考试舞弊事件概括为“沉澹一气”：一次是乾符二年（874年），礼部侍郎崔沆任主考官，他阅卷时发现名叫崔澹考生卷子做得比较好，便录取了此考生。发榜时，大家看到及第名单有“崔澹”，觉得有猫腻，于是创作了“座主门生，沉澹一气”予以讥讽。

而“踏李三”典故，也让我们领略到宋代统治者对落榜生的“终极关怀”。宋朝就对屡次以举人身份参加礼部省试，或者诸科考了15次以上均落榜的考生施以“人性关怀”，赐一个“进士出身”，时称“老榜”，并赏个小官，好让落榜生们回家给老婆孩子有个交代。但“老榜”第一名只相当于正榜的五等（即五甲），所以“奖”的学位成色自然大打折扣。

张岱《夜航船》说，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45岁的浙江人王十朋高中状元，李三锡则为“老榜”第一。某考生考的不理想，名列正榜末尾，心情很不好。朋友便劝他：“举头虽不见王十，伸脚犹能踏李三”。意思说，你不错啊，比不上王十朋，但比李三锡强多了。（据人民网）

你知道吗？“我”，其实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它可是一个“熟悉的陌生字”，因为在古代汉语中，“我”与人称毫不相干，仅仅只是一种兵器。

打开《说文解字》，“我，古杀字。”这就说明，在古代，“我”是跟杀戮有关的某种“兵器”。

那么“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兵器呢？甲骨文是中国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诞生时间最早、体系最为完整的古代文字。如果拿甲骨文中的“戈”和“我”做一个对比，会发现其实它们比较相似，只是“我”字比“戈”字多了一个锯齿形的多刺的尖头，可见，作为“戈”的近亲的“我”，是一种类似于“戈”的兵器。

其实在如今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我”也是存在的。比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一件青铜兵器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一件青铜兵器，据说就是失传已久的“我”。从它们的形状来看，有点类似于《西游记》里猪八戒扛的“九齿钉耙”，是一种横击、钩杀、锯杀列阵敌军和战车战马的专用兵器。

根据古籍记载，“我”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而秦代以后逐渐消失。消失的原因很简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于冶炼兵器技术先进，尤其是弩、剑和矛、铍等锐利兵器在战场的大量投入使用，“我”不再具有什么优势。

那么，“我”这种兵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人称发生了关系呢？这自然是与战争不可分割的。商周时期，国家最重视的两件大事是祭祀与战争，所以，各种兵器与人联系十分密切。由于“我”是由“戈”而来，所以“我”除了担当兵器外，又意为“以手持戈”的勇士，就这样，但凡是自己一方的勇士，都可以称为“我”。

对于古代的第一人称，翻开古籍就会有答案：“吾”、“余”、“朕”、“在下”、“鄙人”、“孤”、“寡人”、“臣”、“小人”、“不才”、“贱民”等等，可谓五花八门。

有人可能会质疑，“朕”、“寡人”不是君主或皇帝的专用词吗？难道普通人也可以用不成？答案是肯定的。《尔雅·释诂》就有解释：“朕，我也；朕，身也”。先秦时代，“朕”是一个可以普遍应用的自称之词。

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规定“朕”只能是天子自称；至于“寡人”，则一直到唐代，才变成天子的专称。

后来，随着元杂剧、明清小说以及近代白话文运动，人们才把“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明确固定下来，再未改变过表示自己的意思，也是从那时起，“我”虽成了人们天天使用的高频词，但却鲜有人知晓“我”实际上最初仅仅是一种兵器。（据新华社）



清代文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里记载了一句童谣：“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供神前。”

在明清时期，中秋节有一项重要的习俗活动，那就是“祭月”。中秋祭月的主要贡品是月饼和瓜果。其中西瓜是必不可少的水果。祭月的瓜，通常用切或雕的方式，将其以“莲瓣”的形式呈现。

### 早熟的西瓜成了清代“万寿果”

原来，古代皇帝的诞辰日被称为“万寿节”，能赶在万寿节送上的西瓜，就被叫做“万寿果”。

虽然三月的西瓜有些早熟，味道比不上夏季的，可关键是能赶上皇帝的生日呀！清代生日在农历三月的皇帝只有两位，分别是康熙皇帝和同治皇帝。那么，这位爱吃西瓜的皇帝究竟是哪一位呢？

《小琉球漫志》中给我们介绍了答案：台地西瓜十月熟者，康熙间以万寿节前贡至京师，因名万寿果。

清代康熙年间担任过台湾海防同知的王礼，在《台湾吟·其三》中还为大家记录了冬季西瓜进京城的盛况：“蔬园迫腊熟西瓜，剪蒂团团载满车。恰好来春逢圣诞，急驰新果献京华。”

### 西瓜成了“黑暗料理”食材

西瓜不仅可以直接生吃，甚至可以被当做一种烹饪食材。《清稗类钞》里就记载了几样西瓜菜。比如“西瓜煮猪肉”。

想起用水果烹饪，大伙儿是不是会第一时间想到“黑暗料理”，不过，这道“西瓜煮猪肉”并不像黑暗料理，反而相当诱人。这道菜有两种做法，其中一种是用西瓜汁代替水熬煮猪肉，重用冰糖，这样熬煮出来的肉与“蜜炙肉”的味道差不多。

另外一种是将西瓜掏空，把肉置于其中进行蒸煮，并加入酒、酱之类的调料。肉蒸熟后倒入碗中，味道细腻而肥美。此外，还有“西瓜蒸鸡”，其做法与煮肉类似，将鸡肉塞入掏空的西瓜之中，加入各式调味料。再将瓜盛于大碗，隔水蒸三小时便可。

西瓜皮同样有妙用，比如，《清稗类钞》中的“西瓜皮煨火腿”，将西瓜皮去青皮后切成长方小块，加蘑菇、香蕈、水、盐，与火腿同煨二小时，味鲜而甘、别有风味。有不知道的食客，甚至将西瓜皮认作冬瓜。

清代的美食家袁枚老师对于吃西瓜也有着自己的看法：物有本性，不可穿凿为之……西瓜被切，略迟不鲜，竟有制以为糕者。（据人民网）

文史春秋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我国几乎占据了全世界60%的西瓜产量，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不过，西瓜并不是我国的原产水果，科学家认为，西瓜的原产地也许在非洲东部。我国的古人什么时候开始吃西瓜呢？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曾研究过，古人同样好奇，他们也对这个问题做过长足的探索。

### 古人啥时开始吃西瓜

有人说，西瓜进入我国是南宋初年的事儿，当时一个叫做洪皓的使臣出使金国，并将西瓜带了回来。金国是南宋时期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个记录说明，当时我国北方是有西瓜的。

西瓜进入我国的时代显然早于南宋，于是又有了一个更加普遍的说法。五代时期有位叫胡峤的人，他曾在契丹居住过七年。契丹人告诉胡峤，契丹的西瓜种子，是从我国北方的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回纥手中得到的。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我国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有了西瓜。

不过，我国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还做过更大胆的探讨。但他同时也关注到了南朝医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里提到的一种“寒瓜”：“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李时珍于是做出了自己的推测：“西瓜又名寒瓜。”“盖五代之先，瓜种已入浙东，但无西瓜之名，未遍中国。”

别说，李时珍的推测也有道理。现代的考古发现，在许多汉代的古墓中居然也出现了西瓜子。所以有学者认为，西瓜进入我国的时间，恐怕比史料记载中的要更早。大伙儿都知道，早在汉代，我国便开设了海上丝绸之路，并与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

咱们不妨顺着李时珍的思路去做个大胆的假设：早在汉代，西瓜便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只不过数量少，而且没有被大量种植，认识西瓜的人并不多。而到了宋代，人们对于西瓜的认识更加深入，加上西瓜的引入数量逐渐递增，人们对于西瓜终于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时至南宋，我国大江南北的古人们，都能够享受到西瓜所带来的夏日甜蜜滋味了。

### 明清吃“瓜”过中秋

西瓜在夏季成熟，古人夏季消暑少不了西瓜。明清时期，西瓜的种类繁多。《清稗类钞》里提到过不少西瓜种类。比如在清代，新疆吐鲁番的西瓜已经闻名遐迩，每当吐鲁番的西瓜上市，便被人们抢购一空。

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每当吐鲁番的西瓜成熟时，人们去摘瓜一定会相互告诫不要说话。因为如果一听到人声，西瓜就会全部裂开。想必吐鲁番的西瓜又甜又脆，水分饱满，所以才有这么一个传说吧。此外，晚清的上海有一种小西瓜，被人们称作“马铃瓜”。这种西瓜也特别甜。

在清代的乾隆、嘉庆朝之前，桂林的各个属县都没有西瓜出产，只有荔浦县才有西瓜。物以稀为贵，所以每个西瓜要五六十文钱。当地的人若想吃西瓜，必须在西瓜还没有成熟之前就给老瓜农支付定金。而且，当地西瓜成熟的季节很晚，到中秋节时，各官署才能用西瓜相互馈赠。

实际上，中秋节互赠西瓜，也并非是因为西瓜刚好成熟了，而是明清时期，的确有中秋节吃西瓜的习俗。

# 谁是我国史上第一个「吃瓜人」